

藏东南地区伐林、沙化现象令人担忧 ——“97 大学生绿色营”纪行

Disturbing Phenomena of Deforestation and Desertization in the Southeast of Tibet

翟佳林*

(中国科协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编辑 北京 100081)

近几年,人们渐渐开始关注起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因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多地危及着人类的生存。凡是关注环保的人大多听说过“96 大学生绿色营”远征白马雪山的活动,就在那次保护云南施霸林区的活动快要结束时,又传来藏东南地区的原始森林也面临被大面积砍伐的消息。故此,我们“97 大学生绿色营”决定再次奔赴西藏,实地考察藏东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

此行之前我们就知道,西藏的原始森林主要分布在藏东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和喜马拉雅山南、北坡地带,而在广大的藏西、藏北,则是少林或无林区,那里除了高耸入云的奇峰就是人烟罕见的荒漠和戈壁滩。我们沿青藏公路入藏,沿途所见多为一望无际的大漠荒烟,三天两夜的苦旅中少见绿色与人烟。

藏东南地区平均海拔在 3 000 米上下。发源于喜马拉雅中段北坡的雅鲁藏布江横穿藏东南地区,水资源非常丰富。这里有我国仅次于东北、云南的第三大林区,是我国原始森林中最后一片未及破坏的处女地。这里不仅生长着北半球湿润地区的各种植被,而且还是雪豹、云豹、赤斑羚等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栖息着哺乳动物 60 多种,约占西藏已知哺乳动物总数的一半。这里的植物有 3 600 多种,集中了全自治区植物种类的 63%;大型真菌 500 多种,占我国已知大型真菌的 60%。这里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的多样性在这片神奇的边域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称其为“高原上的西双版纳”、“天然菌种库”、“生物物种基因库”是毫不夸张的。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特殊恩赐。这片森林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生态平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旦植被破坏,将导致周围的水土严重流失,这一地区高度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

藏东南地区同时又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和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凡是到过这里的人们,无不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这块美丽的土地而惊叹不已。

我们在拉萨休整后,按计划将沿山南公路抵达藏东南腹地林芝。出发前听说山南公路被水冲断,只有川藏公路尚可通行。于是匆匆改变行程,继续沿川藏公路南下。出拉萨城几十里才渐见绿色的天然草甸,快到墨竹工卡时,眼前的高坡不时出现当地特有的高山灌木丛。由于连年的雨水,加上川藏公路正在扩建,脚下的道路非常艰险。汽车艰难地翻过 5 000 多米高的米拉山口后,海拔高度迅速下降,眼前的景色也随之变化,当下落到约 2 800 米左右的一个山口时,道路两侧渐渐出现越来越高大的原始森林,沿途所见已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天然绿色原始植被。但是让人心情压抑的是不时被迎面而来的重载车队挡住视线,为数不少的卡车上都装载着至少已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圆木,吱吱嘎嘎地从眼前穿过,令人触目惊心。

在藏东南考察的详情,不在本文议题之内。回程时又听说我们来时经过的川藏公路也被水冲断,万般无奈,只能沿着山南公路返回。离开八一镇后,汽车始终沿着尼洋河畔穿行,当车行至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时,我们眼中的绿色渐稀,道路两侧的绿野田园中不时地闪现出让人揪心的沙堆,就连美丽的雅鲁藏布江中心处,也不时出现黄沙翻飞的现象。刚开始时,我们只以为是个别现象,想不到越往前走,沙堆越多,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车行百里后,每隔数里就能看到一片小沙丘。从山南公路途中经过的米林、朗县、加查、曲松、泽当、贡嘎,沿雅鲁藏布江两则行车数百公里,大大小小的沙堆

* 作者为“97 大学生绿色营”特约记者,全程随队而行。

几乎随处可见,有的地段沙丘长达数里,已然直逼到拉萨城边,只是尚未连成片而已。就在拉萨城边不到五公里处我们仍然看到成堆的沙丘,景况触人心目。沿途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我们在桑日至贡嘎的途中看到了绵延百里的雅鲁藏布江人工防护林区,这说明沙荒现象已引起了当地有关方面的注意。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想到仅靠这片尚未形成的绿色林带和缓慢的人工林建设根本不可能阻挡住渐连成片的沙漠化危机,看来,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不要再破坏或少砍伐些现有的原始森林。

在行车途中小歇处,笔者多次探询当地人。了解到本世纪初,这里还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三、四十年代这里的森林渐被砍伐,加上藏南地区由于过度放牧而导致的荒漠化日益严重等问题,60年代末期这里开始出现沙化迹象,以后逐年增多,近些年则加速了扩大成片的趋势。这里,笔者不敢以一次见闻,就妄下结论,但是,公路两侧随处可见的荒山秃岭和成堆的沙丘及沙进人退后留下的残垣却是赫然在目的事实(详见本期封三彩照)。从现场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大片大片的沙堆正悄然吞噬着这块绿色的土地。

笔者回京后查看过有关资料,流经藏东南地区的“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周围已有沙漠化土地 279.1 万亩,相当于该地区现有耕地面积的总和。沙漠化危害已波及拉萨、日喀则和山南地区的 18 个县、市、区,225 个乡镇,78 万人口,约占全自治区人口 1/3。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藏东南地区沙漠化现象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点是:沙漠化并非发生在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江河谷地。这里集中了全自治区近 60% 的人口,是西藏最重要的农业区。这里每年因风沙化而弃耕近 4 万亩,加上由于风蚀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产量降低,每年损失人民币约 2 760 万元。这可能正是我们所不愿见到的实质性后果。

这次绿色营活动中所见的藏东南地区原始森林砍伐情况和沙荒景象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让人难以平静。藏东南地区沙漠化现象如不能及时制止,可能酿成严重后果,不但将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和东南季风的强度,而且也将使西藏本世纪末重点开发“一江两河”地区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 20 亿元的开发成果,最终将被沙漠化发展所抵销。希望我们这次的所见所闻和现场记采的一组照片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进而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藏东南地区的高山草甸,保护好这里的原始森林,在这块本不该出现荒漠化的边陲宝地上阻止沙漠化进一步发展。

照片说明

封底照片是营员们在雅鲁藏布江畔附近靠近山南公路五公里处的森林腹地拍摄到的。据了解,目前那里的林业工人还是以砍伐为主、造林为辅。如能在政策上让林业工人享受到造林为主、砍伐为辅的好处,将对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幅图中,几十年的参天大树,在滥砍乱伐中倒下。伐木工们推走的树木,可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财富。但短暂的富有之后,会留下什么?几十年后,这里将是飞沙满天的荒漠!他们的身后,留下的是一片不忍再看的土地。(此组照片为北师大博士生张立摄)

封三照片是营员们在山南公路的汽车上随机拍摄的。

图 1. 山南公路加查境内的沙堆。

图 2. 山南公路附近过度放牧后的草原荒漠化景象,再过几年,这些羊还能吃到什么?

图 3. 这不是藏北无人区,而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山南公路附近沙进人退后留下的破壁残垣和山南公路沿线的成片沙丘。

图 4. 这张照片与大西北风沙漫天的沙漠何其相似!但这是在拉萨城郊公路边。

(以上的图 1、4 是北师大郎燕同学拍摄,图 2 是北京大学封云飞同学拍摄,图 3 为笔者拍摄)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 4 页)

现代工业技术社会的全面批判。该学派在哲学上全面否定实证主义,在社会学上反思现代主义,他们通过对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相互联系,对现代社会的结构进行了深刻反思,引伸出对资源无限制的利用开发与人自身精神文化分离的异化过程。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反思直接影响了 60 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和绿色主义思潮。而绿色主义思潮以生态主义的方式进入专业和政治领域。生态主义完全否定通过技术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认为经济增长存在着极限。这一观点正式地反映在《增长的极限》

一书中。生态主义者推崇舒马赫的“中间技术”方案,主张具有人性的技术,同时许多发展社会学家、可持续发展学家则接受生态主义的主张,倡导用乡土技术替代现代技术,用低投入、少投入,甚至不投入的农作措施替代现代农业技术,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了影响巨大的有机绿色运动。从上述三个方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反科学主义对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源。那么是不是反科学主义所倡导的哲学现状一定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思考呢?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国内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王宏章)

雅鲁藏布江附近触目惊心的沙化现象

(见翟佳林文)



山南公路加查境内的沙堆



再过几年，这些羊还能吃到什么？



沙进人退后留下的残垣破壁



这与大西北风沙漫天的沙漠何其相似！

厄运降临的西藏原始森林

(见翟佳林文)



◆ 几十年的大树，在滥砍乱伐中倒下



◆ 他们的身后，留下的是
一片不忍再看的土地

邮发代号 2-872